夕阳无限终断肠

纸上谈情

序 言

未绽的蓓蕾凋零了，

初开的情窦封闭了。

数十年，生死两茫茫。

望断秋水，寸断柔肠。

不曾料，人生黄昏诉衷肠。

诉衷肠，十八戴。

两位“五七”老人，

一在高山，一在大海，

凭借鱼雁话凄凉，述惆怅，

续写情仇新篇章。

第一章、投石问路觅知音

一

烟：

你好！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不会认为是坏事，不会像当年，把信退给我吧？我，太想念你了！

我曾经梦想过与你“破镜重圆”，但是这“镜”已经成粉，不可能弥合了。失望之后，我唯一想做的事，就是卸下你为我背了近30年的“黑锅”。但“落办室”的同志告诉我，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你是幸福的女人，希望我不要轻易介入。

我被冤枉 30 多年，直到我父亲彻底平反，凉山州委为他重修坟墓，并立了墓碑，我才得以“改正错划右派”。

如今，我虽然成了“正常人”，计算了我在押中度过的年月，应该补给我 1 万余元的工资，但是，这笔钱至今未到我手里。四川省组织部把我推给公安厅，公安厅把我推给“川师”，“川师”把我推给会理教委，而会理教委只收留我工作。

我给你写这封信，已经踌躇 14 年了（1980 年我收到“川师”寄来的“改正错划右派”通知和大学毕业证）。回忆起我们在“川师”相处的那段日子，我只能用宿命论安慰自己，我们只有那点缘份而已。

那时，我俩亲密无间、如影相随。

在你住院治鼻病的那段时间，医生告诉我，手到病除的可能性不大，还有造成面瘫，甚至毁容的风险，要我慎重考虑。

我毫不犹豫地说："这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，面瘫、毁容我都决不离开她。"于是一直陪伴着你，直到你康复。经此患难，我俩的感情更真挚、更深沉了。

那时，我俩都只讲给予；现在，我只希望你不视我为"阶级敌人"就满足了

记得，第一次经过你的故乡——五通桥时，是我还在铁窗生涯的事。那时，汽车从峨边将我们拉到这里，再经自贡、宜宾、巩县、兴文，出川入滇修成昆铁路。

在囚车上，我浏览了五通桥引人入胜的风光。那小河上的浮桥，那两岸遮天蔽日的黄角树，那依山面水的粉墙墨瓦民

居，那木板搭成的岸边吊脚楼，那漂浮在碧水上的小船……无不勾起我对你的怀想。

多年后，我又从《四川日报》上剪下《今日五通桥》图文，保存至今。

我能时时留意这些，无非因五通桥是你的故乡，我和你有过一瞬，却刻骨铭心的纯真友情。

那时，我最担心的是你受我的株连，将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路上痛苦挣扎，入党、提薪、提干……一切令人眼红眼热的好事，你都一定沾不到边，甚至连你的婚姻也会受到恶劣的影响。

你将一辈子给人当垫脚石，被人不停地敲敲打打，甚至成为“运动员”，成为“分子”。因此，我精神上十分痛苦，

比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还要难受。我几十年如一日承受着这痛苦，默默的，偷偷的，总算熬过来了。

“改正错划右派”后，我的最大心愿，就是在茫茫人海中，寻觅在我眼前消失了30多年的、我心爱的你。

听说你在泸州教中学，我就委托“黎中”调到泸州八中的余正全老师为我探寻，带去我对你的问候。但是，他找了泸州教育局也没有问出个名堂。要不是1990年收到一本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60级1班同学纪念册》，我还无法与你联系，甚至怀疑你已经不在人间了。

我太激动了，颠三倒四地写了这么些话，你不会介意吧？

风于1993年春

风：

你给我写信，既在我意料中，也在我意料之外。自胡耀邦总书记给“右派”“改正”开始，我就四处打听你的下落。眼看着一个个“改正”了的“右派”高高兴兴地踏上工作岗位，我就在心里想：“风也和他们一样吗？”

我等呀！盼呀！盼呀！等呀！等了15年，盼了15年了，终于等来了你写的这封信，这封使我热泪盈眶的信。

捧着你的信，我心潮澎湃，双手发抖，泪水涟涟。心情之激动，可谓一言难尽。

在此之前我曾想过，如果你明明活着，又明明知道我也还活着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却不给我写信，那么，你就是真真正正的无情鸟了。——其实不然。

我从未相信过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。我曾经对不少人说过："直到现在，我也想不出他有什么反动言行。"

你是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啊！斯斯文文、瘦瘦弱弱、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，你有什么本事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？！

你出生在革命家庭，成长在五星红旗下，接受的是革命教育，你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呀！

大鸣大放时，你天天和我在图书馆看书，在教室里谈诗作文，没有参加过鸣放、辩论、游行，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，你怎么就成了"右派"呢？——我想不通。

然而，你还是被"劳教"了，我百思而不得其解。从此，我们天各一方，谁都无法抗拒。

是的，我的家庭是美满的。我的丈夫是我俩的同班同学，是位"混"得体面的人，我们的一女一儿均受过良好的高等

教育。在外人眼里,我的确是个“幸福女人”。可是，谁晓得我的肚子哪里在痛呢！

你对我的担心很自然。的确，在“反右”后的一系列运动中，我遭到过程度不同的冲击，不平等的待遇。比如，工作转正后，长达三年时间，无缘无故每月少给我 5 元工资（那时的 5 元钱可以买 60 多斤大米）。

我想：是我表现不好，是我能力不强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何又让我多次搞公开课、示范课，作基层干部，甚至评为“红旗手”，还说准备发展我入党呢？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“四清”一来，我就被免去区教研组组长，校教研组组长职务，从此被推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。

奇怪吗？一点也不奇怪。因为，1、毛 泽东已经把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全部定性为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

最初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。至于何时、对谁执行其中的 哪一项，“老九”就只能“听天由命”了。后来，毛泽东干脆说，对知识分子要经常“敲敲打打”，于是，知识分子就只有接受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了。2、在看待、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，党内存在着分歧。其表现是：对知识分子一时团结、利用。如，大跃进搞糟了，饿死了成千上万人，刘少奇出来收拾烂摊子，主持中央工作那几年。长时间则是“左、左左左”，对知识分子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。所以，我被如此“瞬息万变”不足为奇。

我的遭遇，固然与“反右时立场不稳，与右派划不清界限”有关，但不是唯一的原因。我不埋怨你，也不应该埋怨你。因为，即使没有你的株连，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我的不忍心整人、不随大流、不落井下石的性格，我的“先天不足”，也决定了我在人生舞台上，只能扮演悲剧角色。

你猜想我已经不在人间了，是有道理的。文革开始时,我和许多正派的知识分子一样,遭到诬蔑陷害,失去了人的尊严。我愤怒、反抗，却有理无处说，有冤无处伸。我于是恐惧、绝望，不吃、不喝、不寝，走到了死亡的边缘。

一天晚上，我女儿睡着了，我翻身起床，端起一杯准备好的“敌敌畏”就要喝。“咚”！梁上掉下一只老鼠。“啪”！老鼠打中我嘴边的杯子。“咔嚓”！杯碎，“敌敌畏”洒了一地。这“救命”的三声，惊醒了熟睡的女儿，吓得她惊呼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我怕！”。

失魂落魄的我，立即向女儿扑去，搂着她，猛醒——为了女儿，我必须活下去。

我自杀的念头产生于一张“学生”写的大字报。

这张大字报称我为“资本家的少奶奶”,“披着羊皮的狼”。颠倒黑白、无中生有、诬蔑我“剥削他的贫农母亲”，在他“母亲生病时，把她一脚踢出大门”。

毛主席说：“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。”我想，我不是成反革命了，还能活命吗?

而事情的真像是：他母亲来我家带孩子时，隐瞒了（也可能是无知）自己患阿米巴痢疾。几天后，在公厕被校医偶然发现。出于对我们的关心，校医对我说必须隔离。

我既害怕传染，又很同情她，便给了她一个月的工钱（她只带了孩子几天），请她回去把病治好后再来。——我何罪之有?

不久，该生找上门来，对我说：“那张大字报是我的班主任写好，要我抄下来，签上我的名字，整你的。我妈知道后，骂我‘昧良心’，要我向你赔礼道歉。”

我说：“啊！难怪当时就有人边看边议论，说‘这张大字报不是学生（你）写的’。”

此人为何对我如此狠毒呢？因为，第一，她视我为情敌。她曾心仪、追求我丈夫未果。第二，她有夫有子后，却与人通奸而被捉双，被人不齿，受到工作暂不转正处分。这处分本来是党支部决 定的，我作为教研组长只是执行而已，而她不敢表示对党不满，就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。而“文革”恰巧是以革命的名义、泄私愤、图报复的最佳时刻。所以，妒火 中烧、道德败坏的她就……

我恨，恨这个整人不择手段的家伙。我要求三人对质，要求公开辩论。我说“这张大字报是无中生有、造谣诽谤，颠

倒黑白，我要写大字报反驳”。——我想撕开她的画皮，还我清白，讨回我的尊严。

可是，领导“文革”的工作组组长，却声色俱厉地制止我，说：“不行！你这样做，就是抗拒‘运动’！”我完全失望了，于是……

我恨啊！恨这个阴险、毒辣、授刀杀人、作贼心虚的女人！我恨啊！更恨那怂恿坏人整好人，放狗咬人的“文革”！

出乎意料的是：许多年后，此人歉疚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啊！我当年不该给你写那张大字报。”

我说：“都过去很久了，还提它干啥！”

但听她还在解释，说：“如果不是工作组暗示你是被整的重点人物，我就不会写你的大字报了。”

听罢，我付之一笑。心想：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呢！别人怎么没你这么跟得快，这么卑鄙呢！

俗话说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，1976 年，自贡一次小地震，就要了此人的小命（我并不希望如此）。同年，妄图“万寿无疆”的“文革”便“寿终正寝”了（我希望如此）——天理不容啊！

如今，有人劝我入党，有人劝我入“民盟”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我只想永远做人，作个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的人。这个社会已经被党、派之争；夺权、抢权，搞得乌烟瘴气、令人窒息了，我还要钻进它筑就的“小城”去干啥呀！

最后，还得承认，我是被“反右”斗争吓坏了的“蓬间雀”，是对有关流言似信非信，不以为然，不报复你的傻瓜。

二

烟：

看了你在“文革”中的一段遭遇，我毛骨悚然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幸好，幸好老鼠捣乱；幸好，幸好你身边有个天使般的女儿，才挽救了你宝贵的生命。我谢谢那只灵鼠！更谢谢你的女儿！

你恨我吧！我不埋怨。看来，你现在还似信非信那些流言，它们在你心中已经是抹不掉的阴影了。

我能对你说什么呢？一切解释似乎都是多余的，我只想为你跳进黄河，洗净泼在我身上的污泥。可是，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”呀！

唯一能澄清事端的，我想，恐怕只有你那明如镜的心了。我只能对你说：“那是离间计。”

如今，我给你发出信，就巴不得你马上看到，并立即回信。为了重续前缘，我将尽最大努力。我多想青年时代的美梦重现啊！哪怕如电石火花，我也会心花怒放、笑死的。

唉！小烟，我求你了！忘却那些不实之词，不实之事，忘却那恶梦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重铸那甜蜜的友谊吧！

我们都不是圣人，爱过也吧，恨过也吧，都如过眼烟云。如今好不容易有缘分和好，千万要珍惜！再珍惜啊！！

我要告诉你的是：当年如果我心中没有你，没有你对我的爱，对我的恨，我就不能坚持到现在。

风：

看了你的回信，我思绪万千。

啊！我怎么忘了……忘了有人说过：“历次‘运动’中，整人最厉害的手段，莫过于制造他的绯闻。”忘了历次“运动”中，操作者都要用“离间计”，挑动群众斗群众，制造“鹬蚌相争”，以坐收渔人之利。

原谅我吧！我将永远不再提那无中生有、令人不快、令你伤心之事。

随信寄去我1958年扎着小辫子的照片一张，1990年近照一张。前者，也许会唤起你在大学时，和我在一起谈诗作文，花前月下的美好回忆。后者，则只能令你感慨万千了。唉！只要我们都还活着，就是幸福吧？！

三

烟：

谢谢你！谢谢你的聪明，你的睿智！哈哈哈哈……

我更喜欢黑白的那张，因为她是我记忆中的你，年青美丽、健康活泼的你，我深爱过的你。

如今的你，过早衰老憔悴了。如果偶尔相遇，我定会视你为陌路人——反差太大了，说“沧海桑田”也并非夸张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“雨打花残”，想起了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的凄惨景象。

可曾记得，你给了我一张 1957 年在成都人民公园保路纪念碑前的照片？那是我陪你游园时，你右手挽着编织上“1957”四个字的麦草包，拍下的珍贵纪念品。它曾经被四川省公安厅搜查去“关”了三年呢！

说来真巧，收到照片的第二天，便有一位农民求我替他画一幅慈航道人相。我答应他后，就将你的黑白照放大，临摹在他买的汉白玉板上。接着，他请人刻成了浮雕，送到灵山寺去还了愿。

阿弥佗佛！算是我给你塑像了。

遵我妻之命，寄去全家照一张，让你在纸上与我们见面。

风：

谢谢嫂夫人想得周到，让我从照片上第一次看到阔别三十六年的你，看到你心爱的妻子和女儿。唉！沉儿与我的外孙同年。我不知当笑，还是当哭。还是给我讲讲你的苦难史吧！我想听听。

四

烟：

22 年的铁窗生涯，我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。在枪杆子押解下，我们任人驱使，不异于牛马。在管教员眼中，我们是“劳动力”，是奴隶，是会说话的牲口。他们鞭笞我们，不把我们喂饱，还说什么“关你们一辈子，要你们这种人断子绝孙”。

1962 年元旦，刘少奇建议给“劳教”改造好的“右派”摘帽。我摘帽后回到家乡，适逢“三年特大自然灾害”正在纠正中，政治上稍微宽松点，我便写信给 123 队的“劳教”朋友，向他们募捐到价值 100 余元的书籍，搞了个农村图书室。

接着，我带领一些年青人上山砍竹子卖，用换来的 140 多元买了一台美多牌收音机，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之类。农闲时，社员们不是去看书报、听新闻，就是去晒坝玩球赛。

文化生活渐渐“丰富”起来后，我和村干部开始筹备办“村小”，考虑着教师从何而来。

那时，冕宁承担着“川农”的部分口粮、副食品供应。该校为了减少运输费，便将畜牧兽医系迁到冕宁县复兴镇中学，学生则分住在山嘴小队的农民家里。

其 中有位王永章同学的三哥，在“北航”读书时打成了“右派”，发配到煤矿井下做苦工。她得知我已经摘帽后，便大胆地与我往来，要我告诉她摘帽的经验，以转告 她的三哥，帮助他早点“回到人民群众中来”。我如实告之。也许是同情，也许是“同病相怜”，也许是“爱屋及乌”吧？！她和我渐渐成了彼此可以说说真话的朋 友。

谁知道，就在此刻，我突然被通缉归案。对此举我莫名其妙，连冕宁公安局都不知其原由。被押到灌县提审后，我才知道是被“右派”难友范通才连累了。

官方说，范参加了反革命组织《中国右派马列主义同盟》，是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，判了 6 年劳改。我接走他，就是包庇他，就与他同罪。于是判我三年劳改，囚禁死牢一年。

放出死牢时，我的嘴里已经“一望无涯（牙）”，头发胡须全白了，全身肌肉萎缩殆尽，只有一层皱巴巴的粗皮贴在骨头上，我由活生生的人变成了阴森森的骷髅。

这事儿表面看, 实属偶然。范通才恰巧在我们计划办学，正愁缺教师时释放，但是，他的家乡华杨县拒绝接收他，于是求我帮他转冕宁户口。我将此事告诉村干部，他们立即表示愿 意接收这位“右派”师范生，并且派我去灌县接他。哪知道，我们走到半途，四川省公安厅追捕员又把他铐了回去。更没有想到，为了办学，为了帮助难友落户，我 竟然再次入狱.

唉!那时的我，无处伸冤啊!好在后来查清，所谓反革命案纯属子虚乌有，空穴来风。不然，我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?

1965 年，我得以释放。回家后，工作组要我参加“四清”。要我以自己为例子,向群众宣传阶级斗争仍然存在，当反面教

员。我断然拒绝。他们就给我冠上“抗拒改造 罪”，扣上一顶新的反革命帽子，判刑五年。我不服罪，在斗争我的大会上指着“四清”干部，大骂：“老子参加革命时，你还穿着开档裤呢！老子的前两代人为革 命流血牺牲时，你恐怕还在门旮旯捡鸡屎吃（四川方言，没有出世）呢！你定老子反革命，你才是反革命！”

当我被五花大绑带走时，看见王永章咬紧牙、泪水盈眶、目送着我。我不敢“投桃报李”，只点头示意——别了，可爱的姑娘！

这次刑满后，我留场就业，在荞窝农场当泥水匠。仍生活在地狱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；人见人恨，人见人怕，连个老婆都找不到。好不容易经人撮合，才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寡妇结婚。

这婚姻我虽然不满意（也不可能满意），但是，我很珍惜它。我把我的收入全部交给她，兢兢业业侍候她母子四人，心甘情愿作自带工资的奴仆。

可是，她除了“关心”我的收入以外，总是轻视我，藐视我，鄙视我，甚至肆无忌惮地侮辱我。稍不如意，就对我大发脾气，大打出手，对我高唱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……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”，羞得我无地自容，气得我咬牙切齿，泪水往肚子里流。

我忍气吞声，一天一天地熬着，我想做到‘精诚所至，顽石为开’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受她的影响，三个孩子也欺负我，也对我唱“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”了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提出离婚，离开我虽不满意，却又苦心经营了几年的“家”。

1980 年“改正错划右派”以后，我被分到会理黎溪中学教书。无罪的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不赔赏我 20 多年的损失呢！？我打算存够路费后，哪年哪月去北京上访，讨回我的血汗钱。

风：

你说：今后有了钱，打算去北京上访，争取到应该赔退你的工钱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们这里已经“改正”的右派就没拿到分文。你又何必花钱去争那永远不会赔退给你的钱呢？

难道鸡蛋能击碎石头吗？想不到你还像当年那么天真！当年你在“川师”，不就是因为上诉，才罪加一等，送去“劳教”的么？所以，我劝你算了，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。

请你千万记住历史的教训，不要再随心所欲、到处乱闯，以卵击石。如果出了事，就不是从前失去一个女朋友那么轻松了。如果出了事，就会置你的爱妻、爱女于死地，毁灭你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家。那就太惨，太不值得了啊！

记得，有个在“文革”中会投机，当了官，发了财的学生——毛茂生对我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：“你们这代人就是不觉悟。”

听罢，我恍然，进而向他请教。

他说：“你们太迷信报刊、杂志、领导的说教了。”

听罢，我不仅恍然，而且吃惊，觉得此生太出格，狗胆包天。

然而，我终于渐渐明白了！

想当年，你的上诉书被转到“川师”，“川师”对你说：“你不服，就去劳教吧！”于是，你马上由留校当“反面教员”上升为“劳教分子”。

想当年，我丈夫给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写信，反映我工资转正不合理，信被转到我刚调去工作的学校，问题仍没解决。——幸好！如果我仍在原校，命运又会如何呢？

想当年，“文革”初期，我遭迫害时，曾说过：“如果把我划为四类（牛鬼蛇神），我就要上诉，报告毛主席。”

现在，你还说：要凑足钱，去北京上访，讨债。

你我这些愚蠢的言行，不就是毛茂生说的“不觉悟”么？

丢掉幻想，老老实实做个顺民吧！人家至今也没有承认“反右”错了，只说是“扩大化”了呢！你就不得了了，翘尾巴了！简直是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！

五

烟：

我听你的话，不想那些钱了。谢谢你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说服了我，不然，我又会“痴心妄想”，“利令智昏”了。

我打算明年去看望你，并与你一起重游狮子山，徘徊锦江畔，重温当年的美梦。如何？

风：

我不同意，至少目前我认为不行，因为对你妻子，对我丈夫，都是不小的“转弯”，或曰不小的“刺激”。待以后条件成熟后再说吧！

记得，1978 年我校来了四位“改正”右派。其中有位姓曾的1979年专程去重庆探望以前在“重师”相爱过的女友。回来以后，他伤心地对我说：“我去看她，她对我很冷淡，她的丈夫反而热情些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看到的是假像，也许，平平淡淡才是真吧！你要理解她的处境。”

他敏感道：“你……难道……”想问我什么，却又不便问下去。

我抿嘴神秘地一笑，转身离开。

想来，你该会理解曾老师的女友吧？

请你把我当一般的朋友看待，逝去的永远逝去了，不要再去想它、追忆它，更不要加深它。古话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让我们都作君子，永远谈谈相交吧！记住：我们在回味青年时代的甜蜜时，决不能忽视对方的感受，忘了他们的幸福。

烟：

我听你安排。

但是，你现在能向我谈谈，你因我在大学受的苦吗？我应该为你分担一部分呢！不，不止如此，我还应该是你的“散气包”，我还心甘情愿做你的“出气筒”呢！

风：

你又提起了往事。

但是，仔细想来，我俩在大学时，实际上只有昙花一现的相互倾慕之情，比一般的同学情稍微进一步，接触的时间多一点而已。而这就被脑子里装满封建思想、封建礼教的“正人君子”们视为谈情说爱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更有居心叵测者，从自身对恋爱的理解，或体验出发，猜测你我之间定有不轨的行为，三番五次对我“晓之以理，诱之以利”，非要我揭发出点丑事不可。

可 是，我们太高雅，太规矩，连手也没接触过。可惜，我太单纯，听不懂他们的启发，一直不晓得他们要我说什么。直到她（团支书）向我挑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被羞 得面红耳赤，感到自己受了奇耻大辱。于是正色道：“我是你想象的那种低级趣味的人吗！？你竟敢侮辱我！你不要脸！给我滚开！”

听罢，她立即口气软了，改口道：“不是我怀疑你（们），是上头要我问你的。”

“上头，哪个上头？竟如此胡涂，不识好人！”我气愤道。

从此，没有人再上门找我谈这子虚乌有的事。

你走后，“交心”运动时，把我作为同情“右派”的典型批判，批判我不分阶级的爱。教训我“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”，教训我“爱敌人（你），就是对人民的残忍”。

大概是为了再挖出个“右派”吧？他们勒令我交出日记、读书笔记、信件……供他们查阅，以便捞到整我的“钢鞭”。

我呢？自以为“真金不怕火炼”，于是不怕“体检”；单怕因为拒绝交，令人生疑，或销毁上述材料，打成现行反革命，于是遵命，把日记等全部“奉献”给党。

很快，积极分子刘就抓住我日记上写的一句话——“是谁造成这人间的悲剧？”大做文章，咬定我是对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不满。他向党支部反映后，要我在大会上接受批判。

在批判会上，我如实以告，说：“我是怀疑某人争风吃醋，嫉妒，故意把凌风往死里整，造成我们的悲剧……”

后来，也许是大家信了我的老实话；也许是党的政策对我这么幼稚的学生（我才 18 岁）宽大；也许是二者兼备吧？才没有把我的“文章”继续做下去，让我幸免为“右派”。

但是，我在大学却臭名远扬了。因为，在攻击你的大字报上多次对我不点名的点名；在全院总结整风“反右”大会上，

党委书记还举了我为例子，引用了我写的几句诗。明眼人一看、一听、一想，就知道是我——中文系 1960 级 1 班只有我一人姓崔呀！

烟：

我一边读信，一边流泪。你为我承受的压力那么大，作出的牺牲那么多,我这辈子怎么还得清啊！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：你那么柔弱，却又那么坚强，敢于据理力争。令人佩服啊！

第二章、一步一步去重逢

一

风：

别自作多情了，全心全意爱你的妻子吧！农村妇女勤劳，善良，对丈夫往往言听计从，所以，我相信你的妻子也很好。

我们知识女性，大概是读书多，见识广，容易想入非非，以致对丈夫要求过高，并与丈夫闹平等，于是夫妻吵嘴，冷战的时候多，家庭生活往往欠和睦。

再说，这中国人的婚姻，常常是有情的，没有婚姻；有婚姻的，没有情；更有那有情人成眷属后，情就磨灭了。

你说你们是先结婚后恋爱，能爱就很不错了!我为你高兴。

就我的婚姻而言，可以说是一场误会。

那 时，我周围的不少女孩以嫁给军官为荣，选择的标准是：“一颗星星太少，三颗星星太老，两颗星星最好。” 于是同学们说我“有才有貌，自带饭票，随便可以嫁个二星、

三星的军官”。我则认为以金钱、地位为标准择偶，未免太庸俗。我还知道政审的厉害，于是放弃了 一、二次这种机会——我怕毁了别人的前途，既害人，又害己。

我能背诵《老鼠嫁女儿》，明白它的寓意。我只想在同学中找个了解我、理解我、喜欢我、与我相配的人，于是，他上门了。用他的话说：“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！我们是最相配的一对。无论用新标准、旧标准衡量，我都配得上你。”

他说得对，但是，我们只能悄悄的苦恋着，直到毕业也不敢公开。

工 作一年后，我俩正式结婚。苦等了十年，有了俩孩子，才得以团聚。其间，十个寒暑，他没有寄过一分钱回家，我也没要他寄钱回家。二十个寒暑假，他都两手空 空，来我和孩子组成的家作“客”，享受探亲费，享受田园风光，由

我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。——这婚姻可谓没有一点铜臭味，平平淡淡、平平静静、没“盐”有 “味”。

于是，知情的人讽刺我太“伟大”、太“高雅”、太“超凡脱俗”。

我则曰：“士为知己者死嘛！”

聚后的二十二年，怎么说呢……

烟：

你为“知己者”，为两个孩子“牺牲”，固然可敬。可“知己者”也当付出，何况抚养俩孩子也是他的责任呢！你对他的宽待，确实太过分了！难怪有人“打抱不平”啊！

我希望即将传来的，是他对家庭不仅负责，而且爱你和孩子刻骨铭心。

风：

遗憾！我编不出你想听的故事。

聚后，二十二年朝夕相处，我目睹他像矮子爬楼梯——步步高。奖状贴满了墙壁，奖证装满了抽屉，每次加工资都有他。还入了党，当了官，带着我们搬了三次新房。于是。外人皆言我的夫婿殊，羡慕我呢！

然而，我俩的热度却降到了冰点。

原因是：对家庭他仍然不那么乐意付出，而且还有一条条的理论根据。说什么“婚姻本来就是两人合伙做生意，谁想投资就投资”；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为儿孙当马牛”……家，对他来说，不过是旅店，避风港而已。

更重要的是：我讨厌他“摧眉折腰侍权贵”，成了《李有才板话》里的“好汉”齐德贵，“跟着恒元团团转”。他讨厌我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当了几十年的牛，却连草都没吃够。

他开导我，说：“人家陶渊明是小地主，‘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’，归隐后才能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。我们却只有‘两个肩头抬个口’，回去，吃啥？你以为我乐意低声下气么？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呀！”

听罢，我默然良久，想起了一件小事。

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何日，人事处处长的儿子，从他家阳台翻过隔离墙，到我家来和我儿子玩。当时，我们两家的大人都上班去了，都不知道此事。

处长夫人下班回家，发现儿子不在屋里，便敲我家门问：“中鳞在你家吗？”

“在。”中鳞答，并开门欲回自己家。

此时，我和老公正抵达家门，见处长夫人正点着我儿子的脑壳，骂：“二娃子，你以后再喊我们中鳞翻墙，我不打死你才怪！”

二娃解释说：“不是我，是他自己……”

“劈啪、劈啪……”我老公马上给二娃几个耳光，骂道，“还等什么下次！我这就向你们赔罪！”

我则制止道：“你怎么不听完，搞清楚，就随便打孩子？！”

“就是，人家二娃又没喊我翻墙。”但听中鳞站在一边说老实话。

听罢，处长夫人有点尴尬，连忙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大家都不说了！”把脚一蹬，眼一瞪，拉着中鳞转身回屋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门摔上。

我感到这门声是向我们示威，欲冲过去与处长夫人论高下。老公马上拉住我，把门关上，哀怜道：“求你了！我们惹不起啊！你打我吧！”

还把脸伸到儿子面前，歉疚地说：“爸爸不该打你，你现在打爸爸吧！”

见此情景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但是，我总烟不下这口气，自然又爆发一场流泪的“内战”。

冷静下来后，但听他还在说：“你起眼（四川方言，睁开眼睛）看看，像你这样的人哪个吃到了‘糖’？”

对呀，他说的对呀！但是，我不仅没丝毫变化，还下决心要改变他的“奴性”，他则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改变我的“刚性”。其结果，我俩成了冤家，写就了一部活生生的《啼笑因缘》。他则说：“我俩是性格的悲剧。”——真的仅仅是“性格”使然吗？

烟：

读着来信，让我沉痛、沉思良久。22年在一起的你们，活得也苦啊！我觉得你太幼稚，还不懂得“适者生存”的道理。你应该听他的话，向他学习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没有他的“作为”，你们的住房会越来越宽，你会令人羡慕么？他为己、为你、为孩子，委曲求全，活得够苦了！

虽然我也不喜欢这种乞讨来的、屈辱的“幸福”和“光荣”，但是，我们没法改变现实呀！俗话说“金无赤足，人无完人”。他屈，你伸；他主外，你主内。应该说，你俩各有千秋，相反相成，相辅相成，算是一对越打越亲的好夫妻了。希望你珍惜，再珍惜！

我妻听说你十月分要来冕宁，已经把被褥洗干净，等着你了……

风：

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呀！尽管我们已经通信数次，我却没有说过，更没有说定我什么时候去看你们，她怎么就……该不是你糊弄她吧？

你问我“当年回家乡，与父母团聚、欢乐时，有否失落感。”

有吧？我可能想起过你那封为我“洗尘”的信，感到过冷清。但是，早已经过去了。让我们都把它忘却吧！

我猜想，你的妻子一定理解你，同情你……

烟：

你猜对了，她的确同情我以前的遭遇，对人总是说：要不是什么什么，我已经如何如何。说到气头上时，她还要骂整我的 X、Y 几句，让我哭笑不得，劝她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还抖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啥？”

对我们的书信来往，她不以为怪，反而支持；她相信我们对爱人、对朋友，都拿得稳分寸。我总是把你的来信念给她听，任她评说……

二

风：

1993 年，是我此生中最难忘的一年。一是，我俩大难不死，又联系上了，而且我俩的情仍那么浓、那么深、那么纯。于是，在除夕夜，我即兴写下了以下文字：

别了，

三十六年。

死了，

三十六年。

这爱之心，

爱之火，

从此

不再苏醒，

不再燃烧。

来了，

你来了，

你的信来了。

梦，

再现了。

梦中的你，

梦中的我，

欢笑，

痛哭；

激动，

冷静。

是冰，

也是火。

二是，乐极生悲。今年的 12 月 28 日，我痛失胞妹彩虹。噩耗传来，我心如刀绞。匆匆赶回家去，见到的是一盒令人肝肠寸断、痛心疾首的骨灰。

彩 虹妹妹的一生是一杯苦酒。她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—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，

在农村认认真真与贫农相“结合”二十九年。其间， 经历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、饥寒交迫；忍受婆婆、丈夫的“再教育”——歧视、谩骂、棒打、百般蹂躏；多次患恶性疟疾，阿米巴痢疾，打谷黄（勾端螺旋体病）， 九死一生。最终，留下后遗症——自身免疫性贫血，置她于死地。

别了，永别了，我的彩虹妹妹！我的彩虹般的妹妹！别了，我的充满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的 1993 年。

烟：

虹妹去世的噩耗，令我悲恸，46 年孕育出这杯浓郁的苦酒，也是那年代知青苦难史的明证。她一生不幸的遭遇，不停的抗争，为我们留下了催人下泪的诗篇，她在我们的心中会永不磨灭。

哭泣和悲伤是消极的纪念，我希望你节哀，能为她写一段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。将来定有记起她（他们），再说她（他们）的时候。

你说得对，我俩的情感仍浓、深、纯。虽然恍若隔世之人，但情没有老，没有变味。这，在人间，可是罕见的奇迹啊！你在我脑海中，仍然是天真无暇的少女，就像我眼前美丽善良的维娜斯。

几十年来，我害怕谈这些往事，我把她深藏在心里，从不让外人知道她的滋味。我觉得人的一生也只有那么一点最为珍贵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，事态多么炎凉，那彩虹般的感情都不会褪色。

愿我们把这美好的情、意，珍藏在心底！永远，永远。

三

风：

过了一个极痛苦的春节。人们不因我的悲痛而少吃一片肉，少喝一杯酒，少放一串鞭炮……自贡的春节灯会仍热闹非凡。他请来了客人，外加不速之客，几乎踏平了我家的门坎。我不得不强颜欢笑，苦脸装成笑脸，沏茶烧饭，招待客人。

子时，我被拥抱全市的鞭炮声惊醒，想起了闰土、孔乙己、祥林嫂和我的彩虹妹，在被窝里冷得发抖。人啊！造化已经使你们不能感受别人肉体的痛苦，教化又使你们对别人精神的痛苦无动于衷。是天之悲哀，还是人的悲哀呢？

我将尽力摆脱失去彩虹妹妹的悲痛，用我这只秃笔写下她一生的苦难，以寄托我的哀思。

最后，我希望我们能在最近一、两年内，找个适当的地方见面。——自彩虹妹妹“走”后，我就觉得造化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烟：

得知你春节过得悲悲切切，我心中也涌起一阵悲怆。我知道是彩虹妹的早逝给你带来的痛，而这痛则是极“左”路线造成的。没想到我们曾经梦寐以求、全心全意努力实现的美好社会，竟然给我们如此多的苦难。……

如今，我们都近风烛残年，能重逢，当然是好事；不能重逢，也不必悲伤。只要活着就好。我妻子对我说过：“你给她写信要注意，免得人家看了不高兴。”言下之意是怕你的先生不愉快。

我则认为你的先生文化、教养均高于我，不仅懂得私爱，还懂得博爱，以及与不同关系的人交往的不同感情。于是对她说："你放心！我一定能做到问心无愧。"

再说，我们的悲欢离合本身就是最美妙的传说。我们既不可能，也不希望"大团圆"，但也不会悲剧结束。我们将平平淡淡，默默无闻了此一生。

在这封建意识浓重的社会里，我们的黄昏之交，既可能被善良的人们传为佳话，又难免给有恶意的闲人播下流言的种子。这，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，也不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！

风：

你这封信把我没说的话都说尽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如今，我才真正尝到了有情人咫尺天涯难相逢的苦涩滋味。

但是，我总想，地球如此大，难道就没有你我相聚的伊甸园么？

有的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在我的故乡——乐山，乐山大佛脚下。你来吧！

有时，我突发奇想：如果“反右”时我俩就自杀了，那才好呢——既躲过了1957年以后的大饥荒，又逃避了继之而来的“社教”、“四清”、血淋淋的“文革”。唉！只怪我们贪生怕死，遇事总往好处想。

烟：

就 是，我们当年应该自杀。可悲的是，那时，我还只想着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早回来与你相聚呢！根本不晓得这“劳教”比“劳改”更可怕。“劳改”有期限，“劳教” 几乎等于无期徒刑。有关组织想放你，就放；不想放你，就不放。即使关你一辈子，你也不敢不服从，只得认命。——那时的我们都太天真了！记得，你还对我说： “没关系，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归来，我等着你。”

眼看苦苦等待了 36 年的重逢就要到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到时是哭，是笑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说不准。那时、那刻，会多么宝贵啊！

我来之前，必须告诉你——我如今真的老了，丑了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。唯一变化不大的，是父母赋予我的瘦骨嶙峋的身躯。但我想，在你面前大概不用多虑吧？

风：

你说些啥子呀！我也如此呀！咱们彼此彼此，“大哥不嫌二哥”。何况，有一首歌唱得好：“爱情也许会老，真情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”只要你我真情尚在，人就会永远年轻，永远美貌。再说，情人眼里不是出“徐公”，出“西施”么？你还顾虑啥？

第三章、千里迢迢为那般

一

风：

你来了，

带着你的女儿。

不远千里，

翻山越岭，

为的是见上一面。

重逢了，

没有欢声笑语，

没有呜咽泪水，

唯有心潮在澎湃。

三十七年了，

人生有几个三十七？

你我有多少话要说，

多少情要叙，

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你张口结结巴巴，

我说话吞吞吐吐。

你结结巴巴，

我吞吞吐吐，

谁都语无伦次，

谁都说不清楚。

见什么面啊！

重什么逢！

倒不如不见！

还不如不逢！

永远在梦中，

保存着，

那彩虹般的初恋。

你头发似雪，

我两鬓染霜；

你驼了背，

我弯了腰。

然而，

在我俩心中，

仍灿烂着，

那灿烂的初恋。

如今，

你顾虑重重，

我重重顾虑；

若即若离，

若离若即。

瞬间，

那灿烂的彩虹，

化着泪水。

流啊，

流啊，

流进我的心田，

流进你的心田。

咽下去吧！

吞下去吧！

我们共同酿造的，

甜心的美酒。

咽下去吧！

吞下去吧！

别人为我们兑好的

苦水。

咽下去吧！

吞下去吧！

这饱含酸甜苦辣的

泪水。

我邀你同去旅行，游大佛寺、峨嵋山，九寨沟……你苦笑着，摇摇头，望着我说："就近看看大佛、乌尤、东坡亭就可以了。"

于是，我俩别的地方都没去，为的是"力不可用尽"，为的是重逢还有二次、三次……

难忘啊！难忘我们在"栀子花园"进午餐那一瞬。难忘老板娘笑脸相迎，把你 5 岁的女儿抱上椅子时，讨好我们说："你们的孙女好乖哟！"

这善意的"吹捧"令你不知所措，令我无言以对。太煞风景！太煞风景了！那时，我真想给她一记耳光，可是，被你面部复杂的表情制止了。——能怪她么？该给谁一记耳光呢？

临别时，我按奈不住，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——“过去，我生病时，你把我当亲妹妹，多方照顾。你的恩情，我永远不会忘记……”

你厌烦得马上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别说了！别说了！我不要听这些。”语气虽平和，却堵住了我的嘴，塞满了我的心。我明白了你的意思——我们之间不该说谁对谁有恩，应该说谁对谁付出都是自然的。

佩服你啊！佩服你——站在我面前的、一条铁窗烈火铸成的、冰冷冰冷的冰棍儿。也许，这“冷”是你故意装出来的？也许，这“冰”中包含着“炭”？谁知道呢！

烟：

你说我是“冰棍”，不！我是“炉中煤”，我为你已经燃烧得又红又亮。我是“保温瓶”，我已经把爱你的热，保持到现在，还将保持到将来，保持到地老天荒。

然而，你是我同窗的妻子，我是农妇的丈夫；你是两个大孩子的母亲，一个小孙儿的祖母；我是一个5岁幼女的父亲——这就是现状。尽管这是强权、“运动”铸成的“怪物”，我们也不宜把它摧毁。因为，“摧毁”于我们、我们的家都只会不幸。于是，我不得不扮演“冰棍儿”，保持冷静，克制感情。

这次，在岷江畔重逢，真是我人生60年的最大快乐之事。然而，我笑不起来，哭不出来。面对近在眼前，恍如隔世的你，白天，我哭脸装成笑脸，“逢场作戏”；晚上，孩子熟睡了，我还在思绪万千，辗转反侧，呜咽流泪。

我爱啊！我恨啊！真乃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情绵绵无绝期”。

我没有陪你去玩某些景点，是怕逗留的时间长了，演出新版“楼台会”，于是匆匆告别。但是，我的心留在了五通桥，沉没在岷江里，仰望着你家的老屋，思索着令尊当年勤苦创业的艰难，以及“枪杆子”对他的强取豪夺，“运动”对他精神、肉体的蹂躏，人格的侮辱……还思考着我们在强权压制下，痛苦地演出的一场又一场悲剧……也想起了我那为革命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舅舅和大哥，干革命却被革命“革”了命的父亲……我们两家、两代人，真是命运多艰啊！

你把饯别安排在风景如画的嘉州城，执意要去送我。我心里依依不舍，口头却说：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不要送了。”

温馨。

你则说：“你到了我这里，不去看世界第一大佛、东坡亭，等于没来。而我，如果没陪你去游览大佛寺、乌尤寺，就会留下终生遗憾。”

在东坡亭小憩时，我发现你已经疲惫，可你还勉强自己，故作精神，陪我父女二人乘游艇，绕大佛，去对岸的乐山城。真乃凌云山高，岷江水长啊！

车站惜别，执子之手，泪眼对泪眼，均不能言。——今生我与你还能再会么？

我思恋你，将你和女儿在四望关的合影，放在窗前桌上最显眼的地方。我每天坐在旁边看书，躺着看报，只要一抬眼，便能见到你。看见你情意绵绵地揽着我的女儿，坐在岷江边，对我微笑。我立即感到这世界一遍光明，充满了爱，洋溢着温馨。

我只能这么思恋你，我的朋友！我不是“冰棍儿”，我是你永久牌的“保温瓶”。

你问我：“我们这么来往，会不会影响你家的安宁？”

告 诉你吧 ，在我妻子的心中，认为与她同辈的女人中，只有你和永生妹妹是好人。我把你的照片挂在哪里，她都喜欢。有时候，她还指着照片对人说：“这是沉儿的崔孃孃，她爸以前的女朋友。”有时，她还叹口气，骂那些整人的人，惋惜道：“要不拆散了这对鸳鸯，她爸早就儿孙满堂了。”

有次，你说你打算来我家玩，她就听进去了。高兴得连忙打扫屋子，拆洗被褥……准备迎接你。结果，你没来，把她气得蹬足，向我发了几句牢骚，说你“说话不算话”，“对这种人，信都没得写头”。我左劝右劝，她才平了气。

二

风：

你的妻子太可爱了！请你代我向她道歉。待到条件成熟时，我定会去看望她，请她不要着急。

也许，是处境不同，也许，是受教育的差异，我的他总不太乐意我们来往。有时，见到你写给我的信就火冒三丈，甚至私下拆开、毁掉，说什么“你和他来往，只有害处”。

我诧异道：“有啥子害处嘛？”

“你以为‘右派’光荣！？你以为‘天’不会变了！？”他气呼呼地甩给我这两句话。

啊！我明白了。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从前；他怕今天说了的话，明天就作废；他怕“运动”再来……

但听他还说：“其实，我也同情凌风……”

烟：

看了你这封信，我完全理解你的丈夫（我的同学）。他是出于对你的关心，对家庭的负责，才那么做啊！很令我尊敬。——在共和国的历史上，出尔反尔的事情难道还少吗？

仔细想来，几十年我一个人孤孤单单都熬过来了，现在有妻有子还不能过好么？再说，通信不过是彼此交谈的一种方式而已，没有它，我们的情感依然存在。古人不是有“两情若是相依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诗句么？你就听他的吧！

说老实话，我现在最爱、最担心的人是我的女儿。我很悲观，怕自己已经年老了，不能把她抚养成人。也许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吧，与你见面后，我就犹豫着，是否把沉儿托付给你。

风：

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！不会的，你是杞人忧天。就目前而言，你虽然清瘦，然无老年人之常见病，而且精神矍烁，健步如飞，刚进入花甲之年，把已经五岁的女儿抚养成人，应该是可能的。愿你为了孩子，努力活着，努力长寿！

如果不幸而被你言中，我自然当仁不让、义不容辞。但我相信没有这天。为了孩子，上帝会保佑你平安、长寿！

烟：

但愿如此！为了女儿，我会拼命活着，直到她能自食其力那天……

三

风：

寄去我最近在海外发表的中篇小说《阴晴圆缺都是泪》，请指正。它在美国《黄花岗》28 期开始连载，其编者按如下：

“一位七十岁老人写下的这部中篇小说，值得一读。读了会使你心碎。由于篇幅太长，本期只选择第一部分，全文将在黄花岗杂志网站《文学作品选刊》连载。特此推荐。”封面设计是：一支折枝梅，二、三根翠竹，以象征男女主人翁的形象。

烟：

从电话里听到你的作品《阴晴圆缺都是泪》在海外发表了，我就一直高兴到今天，好不容易才得以目睹她的芳容。我几

乎是一口气读完，感觉好像是一气呵成，在向全世界倾诉中国人曾经的苦难，引得我洒下一把辛酸泪。

你的文章很能展现你善良的个性，人情味很浓，高歌了人间的真善美，是当今不可多得的、敢于说真话的、反思历史的好作品。

我最近又看了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，觉得冷清秋挺像你，外形像，内心也像。你就是那么一位自尊、自强、活泼、端庄的姑娘呀！

我佩服你有志气，有毅力，虽四处碰壁，仍坚持写了五年，终于成器。真乃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努力啊，努力！我的朋友。愿你“百尺竿头更上一尺”！

看完你写的小说，我又想起你在《电大辅导》上发表的论文，在《蜀南文学》发表的《绿色情歌》，以及编写出版的

《中学古文虚词通释》……还有你优秀的专业考试成绩，出类拔萃的教学成果……于是，不知不觉断定你是高级教师，甚至是特级教师。

风：

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和我写的东西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

我不是你想象的高级教师。当时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我教毕业班；要我担任教研组长；要我担任毕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；要我给大家介绍教学经验；发给我奖品、奖状……却不给我高级职称。

然而，现在的我似乎弄清楚了。是毛茂生说的“不觉悟”，是我老公说的“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”——我又相信了他们做的表面文章；我又不肯“求爹爹拜奶奶”；我又自甘

寂寞，宁愿清贫（少点名，少点钱）而不原跪求“高”，或买“高”。

我还想：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，也许还是另眼看待、团结、利用吧？……

我不后悔，也不感到遗憾。真的！

第四章，日子越过越红火

一

烟：

我的女儿考上了大专，未能实现考上本科的愿望。我在想：是让她去读专科呢，还是找个重点中学，复读一年后再考本科。我拿不定主意，你帮我想想吧！……

风：

我想了很久，觉得马上读专科好。第一，专科可以转本科。第二，可避免复读后万一又考上专科，甚至落第的风险。第三，女孩最经不起折腾的是时间。第四，你毕竟不是中年的父亲。——恕我直言！

烟：

我女儿快大专毕业了，正愁着找工作。我希望她转本或考研，她却想先工作后考研。唉！找工作可不容易呢！我们既

没有人缘，又没有金钱，咋办啊？所以，我想，还是毛泽东时代好——毕业不会失业。工作，国家早给你安排好了。

风：

你都说毛泽东时代好，我想就没有人会说那时代不好了！我要说，那时不愁工作当然好。我要问，那“分配工作”未必就公正、公平、不塞进私货？未必不带有整人害人的成分？未必就利国利民利己？

想当年，我辈被钉死在一个单位，弄得不好，得罪了书记、校长，轻则让你忍气吞声、忍辱负重、穷困潦倒一辈子；甚则把你打成什么“分子”，送你去“劳教”或“劳改”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再说，今天如果还是毛泽东时代，你的女儿不说找工作，恐怕连学校也进不去呢！你不要“好了伤疤，忘了痛”，胡里胡涂地怀念起那整人害人，穷死人，饿死人、毫无人权的毛泽东时代。

所以，我要说，现在自己找工作很好，好在中国人（包括大学生）终于有了选择工作的权利。上岗后，如果不满意，还可以跳槽（应该说，这是中国人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点点自由）。——当然，前提是她必须有真才实学，过硬的本领。

从人才“解冻”以来，我耳闻目睹不少德才兼备的大学生毕业后，甚至还没毕业就找到了工作，而且不断“跳步步高”。

就我的学生而言，有个“川大”外贸系毕业，分到一个没有产品外销的小厂搞外贸。他闲得难受 ，就在网上找工作，

一跳，就跳到了上海。到上海后，他跳了几个中、外公司。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年薪几十万了。

有个“上外”毕业，分到自贡旅馆当服务员，铺床迭被，擦地板，外语一点也用不上。他一气之下，跑了。如今在深圳证券公司，也“混”得不错。

有个“美院”毕业，分回我校教图画。领导不喜欢他浪漫，他更不喜欢领导古板。于是，他说声“拜拜”，扬长而去；还说什么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“有人会不拘一格重人才”。结果，他“发”了…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啊！

所以，我认为你的担心、着急，纯粹是庸人自扰（对不起，我必须用这个成语）。更不该向后看，历史已经证明，后退是没有出路的。你的沉儿在学校成绩很好，年年得奖学金，我敢肯定，她能很快找到满意的工作。你就等着享福吧！哈哈哈……

烟：

你说对了，我的确是“庸人自扰”。沉儿不仅很快找到了工作，而且几家公司争着要她呢！而且一上岗就拿到 5 千多元，比她姐姐（已经教书十六年）的工资多一倍有余……

还 有一个好消息——我的退休金翻了一番，一次就补给我万多元。我在规划着买一台计算机，把我已经写完几年的章回小说《惨淡人生》打出来，上网；买一只手机，便 于与沉儿和你，以及同学们联系；剩下的钱就用来旅游。第一站自然是上海，因为那里有我日夜思念的你。到时，我将邀请你同我去西湖断桥，重温白娘子和许先的 爱情；去浙江绍兴，参拜鲁迅先生，在孔乙己站着喝酒的“咸亨酒店”，为你举杯，高歌我俩的友谊地久天长…..

风：

我为你和沉儿高兴，我欢迎你，等着你在“咸亨酒店”为我举杯。……

二

烟：

春节愉快！

没想到，沉儿工作不到半年，就能给我们两千元钱过年。这日子越过越红火，真是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啊！现在我向你预告，明年我们将在妻保留的土地上建新房。其原因有二：1，不建房，土地将被低价征收，不划算。2，如今房价飙升，

搞房产会赚钱发财。——这是我家三个女人的共识，我目前持相反意见。

我的想法是：1， 我已经有房四五间，桃李石榴遮屋檐，地下饮水不出钱。2，我已经年逾古稀，既没有精力，也缺少建房钱。这次退休教师增加补贴，我虽然拿到了一万多元，但用 来建房如九牛一毛，还差十万八千里。3，我已经习惯了贫困，不相信发财。发财对我来说，已经是迟到的“爱”，不属于我了。4，我不相信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能 靠房产发财。所以……

你也想过走建房、炒房发财之路吗？

风：

读了你这封信，我喜忧参半。我怕你们陷入“全民炒房”的泥淖，我怕你再过紧巴巴的日子，更害怕把你累死……我和我老公不仅没想过炒房，而且连装修都望而却步。其原因，与你的想法大同小异。

烟：

真是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一票服从三票，“民主”裁定，以我的养女程作之名开始建房。资金来自程作夫妇工作十五、六年来的积蓄，外加他们的贷款和我的一万多元补贴，以及今后我的退休金，程作夫妇每月工资的大部分。——可谓超“倾家荡产”了！

我妻出气力，我尽老力，跑土地局、跑房管局……跑砖瓦、跑水泥、跑……跑个不停不息。她监工兼做工；我做饭加送

饭，外加晚上看守建材，警醒着难以入眠。一天复一天，一月复一月，累得我精疲力竭，几乎气绝。眼见得楼房慢慢长高，心中是苦是乐，只有我自己才晓得。

你邀我去上海玩世博会，同时与“川师”去你那里的几个同学，庆祝大学毕业五十周年。我高兴极了，意欲乘风飞去，无奈身在“囚笼”，插翅难飞。修房啊，修房！没有了时间，没有了精力，没有了一切的一切。在此，我不得不对你们说一声——真抱歉！

呜呼！我之悲哀也。

三

风：

我回到上海，打开邮箱，就看到你写给我的信。谢谢你对我一路牵挂！

由于旅途劳累，行色匆匆，我没有给你打电话，让你担心了，抱歉！

回来后，我脑子里一直回旋着你那“生”在陋巷，鹤立鸡群的五层楼房；回旋着那公路边，田野上粉墙黑瓦的一家家“新”农舍，还有那粉墙上画的青枝绿叶红花；还回旋着红军广场上唱红的歌声。于是就想起我在冕宁时，与你支离破碎的对话。

在你家楼房里，我问：“这房能赚多少钱？”你说：“不知道，但愿不‘鸡飞蛋打’就行了。”

在汽车上，我问：“这些农舍都是新建的吗？”你说：“不是，是为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，政府出钱给大家刷新的。”

在广场上，我跟着那群人唱《东方红》时，你问我："你真的喜欢这只歌吗？"我说："无所谓，随声附和而已。"

应该说，那时那刻我俩的心情是复杂而沉重的。——这是我的理解。

烟：

读了你的来信，我感到你太多愁善感、忧国忧民了。没有必要啊！……

风：

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老公一个月前去世了。临别前，他要求我把他所有的奖状、奖证、奖章付之一炬。并且对我说："我这辈子活得很累，没有活出过自己，很不值得。"

我说："是的，你活得不容易。我父亲说过，你的'脑壳一天到晚没有空过'，太辛苦了。我理解你，感谢你，我们都希望你能够轻轻松松地多活些时间……"

可是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就闭上了眼睛，嘴角边还挂着一丝笑纹。我立即扑到他身上，轻轻地吻着他那苍白、慢慢变冷的双唇，任泪水长流。

是啊！我们这代人中有几个是活出了自己的呢？就我们这些老百姓而言，可以说，都是"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"，如鲁迅的"辛苦辗转而生活"，根本没过上鲁迅先生那时就希望的"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"的"新的生活"。

为此，我既悲痛又悲哀。

第五章，夕阳归去唱晚歌

风：

我还没从丧夫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你就匆匆跟上他了，而且没向我打一声招呼。

走了，你已经走了十来天，我才得到噩耗。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你真的死了！你不是信心百倍地说，你“比全班同学的身体好”，你“二十年不谈生死”么？你不是还邀请我，明年去享受你们的新房么？可是…可是…你…你怎么…怎么就突然…悄悄地走了呢？你是在骗我、哄我吧？呜呼！我说不出话，连泪水都凝在喉咙里，流不出来了。

我后悔，后悔今夏去看了你；我后悔，后悔对你说了“我现在不欠你的了”；我后悔，后悔我对你说“当年考虑到你年纪已经不轻，才主张你女儿不复读”……致使你敏感到你

已经老了，这次我们的聚即意味着散，意味着永诀。从而伤了你的心，绝了你的望。——是我之过啊！

我庆幸，庆幸今夏去看了你，和你朝夕相处了 23 天；我庆幸，庆幸在你活着时，了了我的心愿——想说的话，说了：想弄明白的事，弄明白了；想摘录的资料，摘录了。多么宝贵的 23 天呀，我将永远怀念它！

在屈指可数的 23 天中，我们一同逛大街，穿小巷，谈笑风生。看见两位彝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非常美丽，我就说："我要买一套回去穿。"

你马上说："我给你买。"

你带着我，去了民族服装店。一看，价格不菲，几百块一套。我说："太贵，不买了。"说罢，转身出门。

你一把拉着我说；"这点钱算什么!？快挑一套！我送你!"

盛情难却，我只好试穿。可是，对镜一照，都不满意。于是，失望道："哎呀！人老了，穿什么都不好看了。走走走，不买了。"

你微微一笑，说："哪里是人老了，是你服'洋'不服'土'。"还拉拉我的衣袖，把我推到镜子前，由衷地说，"看，这一身多漂亮，你人多美！"

听罢，我心里甜滋滋的，嘴上却说："不行了，老了，不好看了。"

"可喜欢你的人，还是喜欢你。"你说。

我更高兴了，并一直记住你这句比黄金还宝贵的话。

在冕宁的23天，我是旅游鞋与皮鞋换着穿。有一次上街，你突然要求我穿皮鞋。

我说："穿旅游鞋好走路。"

你说：“穿旅游鞋要受湿气，最好少穿。”

我想，此话有理，是你爱护我才提出这个要求，于是乖乖地穿上那双小巧玲珑、褐色的横绊皮鞋。这时，你盯着我的双脚左看右看，还抬头望着我笑了。笑得有点蹊跷，但我没有想到问你个所以然。

回家后，收到你的来信，才知道你是见我“穿着那双皮鞋，人一下就年轻漂亮了许多，和当年在大学时一模一样了”。

啊！原来是那鞋把你拉回了过去，让你又沉缅在 54 年前那美好的一瞬。

在冕宁的 23 天，我们一同去农贸市场，买喜欢吃的东西。你说：“你喜欢我做的酸菜鱼，就买一条鲤鱼吧！现在正是桃花红，鲤鱼肥的时候。”

我说："你喜欢啃我做的糖醋排骨下酒，就买几条肋排好了。"

我俩相视而笑，提着一篮子菜往回走。我看见有油酥胡豆卖，就说："买一点吧！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东西。"

我一边走一边吃胡豆，你见我吃得那么津津有味，对我一笑，说："你吃'过街调'（四川方言，在路上边走边吃），真像个小孩。"

我说："你也尝一颗吧！"捻起几颗就往你手里塞。

你接过去就抛进嘴里，"咔嚓"一声咬碎，咀嚼起来，笑着对我说："好吃，好吃，真香。"

这时，我们都没想到有一双眼睛，一直追踪着我们。

回到家里，你妻子对我们说："我在刘家建材门市部，看到你们去买菜，一路走，一路说，一路笑，好开心啊！"

听罢，我有些尴尬。她马上说："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觉得你俩很般配，可惜，时光不能倒流。唉！"

我接着她的话，由衷地说："现在这样就很好嘛！"

"就是，就是。"你真诚地附和道。

三人都释然大笑，忙着做起午饭来。

饭间，我赞道："你们'小两口'真能干，竟然修成了一幢五层搂房，而且每层一百多平米，不简单啊，不简单！对我来说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"

听罢，你俩笑了。莲的笑充满自豪，你的笑却有点无奈、沉重、苦涩。

但听莲说："他当初还极力反对，强得不得了呢！"

听罢，我俩相视而唏，心照不宣。

饭后，你说：“我们今天去灵山寺玩。”

“不想去，以前已经去过了。”我说。

在你的坚持下，我们出发了。路上，你告诉我“就为了妻的百多平米土地不被低价征收，搞得我们生活紧巴巴的……”

“别着急，慢慢还(贷)嘛！”我安慰道，“有你养女顶着呢!”

“唉！养女……”你欲言又止。

暑假，你来信说，你养女雷厉风行，给新房装了 5 台太阳能热水器，花了 2 万 5 千余元，对你说：“爸爸，你帮我借 5 万块钱吧！”

“5 万！”你吃惊道，“贷款还欠那么多呢！”

“反正‘账多不愁，蚤多不痒’，咱们‘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已经走到这步了，只得走到底’。”她回答你。

走到底，底在何处啊？——你独自悲愁起来，还“杞人忧天”，担心着将来冕宁县城开发、拆迁，导致楼房命不长……水中捞月，一场空。

第 23 天，在西昌惜别时，你对我说：“不挽留你了，相处得越久，就越难舍，真乃‘相见时难别亦难’啊！”

我给你的临别赠言是：“搬进新房去住，好好保重，多享几天福，也不枉累了一年多。”

你苦笑着，把拉箱递给跨上火车的我，哽咽道：“但愿明年能在上海相见！”

鸿雁继续传书，你天天等着邮递员到来，我天天打开邮箱。可是，就那么两次。我电话打听你的消息，才知道你病了，“强，坚决不住医院”，“走了”。

你为什么“坚决不住医院”呢？你妻没说。——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哑谜了。

如今，夕阳已经西下，老树已经不在，只留下那枯藤，颤抖在西风中，呜咽流泪，直至形体化为尘土那天。真乃“前年种柳，依依汉南；今看摇落，凄凄江潭；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”

走了，走了，我们这代人越来越少，渐行渐远了……

二

风：

你还记得那几句诗吗？

“有的人活着，

他已经死了；

有的人死了，

他还活着。

有的人，

骑在人民的头上，

啊！

我多么伟大……”

那时，我俩都想作死了还活着的人，如，杜甫、鲁迅……结果呢？你被枪杆子押着，去穷山恶水开荒种地，修建成昆铁路，加固、疏通世界遗产——灌县都江堰……成了活着已经死了的04号贱民。

如今，你死了，既没有人说“巨星陨落，天下同悲”，也没有人贴出“天下太平”的“反动标语”；既没有人说“这怎么得了”，也没有人说“大快人心”。单是这点，你就比秦始皇、斯大林、希特勒……强多了。何况，成昆铁路的穿山隧道，都江堰的宝瓶口，都烙上了你的足印，保留着你的汗滴……

安息吧，我的朋友！愿你含笑九泉！

走了！走了！一个个饱受“运动”折腾的人，渐行渐远了。

烟于 2011 年冬

编后语

我怀着沉痛的心情、断断续续、摘录凌风和崔烟 1993 年——2011 年，十八年来的书信，编成这篇书信体散文。文虽凑成了，心愿可未了，因为我总感到这“二手货”太差劲，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原件那么热情洋溢、包罗万象，读来感人、受益匪浅。惟愿年轻的读者，能在此文中看到稀微真实的历史，受到一点启迪，我就满足了。 -- 摘编者